



世經堂集卷之十九

墓表

奉議大夫松江府同知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偉字士美太原定襄人始司憲濟南卽有聲居四年通判順天府又有聲秩滿同知松江未一歲董餉都下卒松之長稅而從者具棺槨歸其喪葬所居村之西原君居濟南順天其政之詳予不能知而松予所生其董餉之事有可稱者遂書以表諸墓曰松賦財所出而人又甚畏其上有司歲董餉將行長稅者輒以羨餘歸之其辭曰贖比至都下將賂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一

七

遺所知識長稅者又輒以幣帛資之其辭曰贖仍之旣久莫或能革合而名之曰例雖費累千百親見其民鬻子女田宅以供命弗恤也嘉靖乙酉郡倅湖南鄭君始却去之丙戌君繼行時君素貧衆以爲鄭之志且將大殞君却益堅曰蔬食布衣怡然自適曰使我無飢寒足矣餘非所願也都下士大夫每往見不持一物費用大省人亦益賢君旣卒無以爲斂而民有餘貨財者嗚呼其可謂廉也已矣君之設官以爲民也官之植廉以事君也顧古之爲廉也以德是故約已以裕民非以干譽也賤貨以砥節非以要爵也

今之爲廉也以法是故行修而賞隨之是以賞爲善也政債而罰隨之是以罰遠慝也法又不行於是無可言者矣予觀君之位弗稱其守又每見君恭慎質朴退然若無所能人豈以德爲廉者耶何其不大用以卒也今天下之民日趨於敝松蓋其甚焉者得如君數入者字之猶懼弗足乃有一焉而弗克究其濫其能遂有瘳乎予是以爲松人惜之也君生天順庚辰八月十三日弘治戊午舉於鄉卒以嘉靖丁亥正月七日享年六十八大父諱鎬考諱璉以君貴贈順天府通判妣王氏贈安人子男二長九章寧河王府典膳配劉安人出次九成側室齊氏出孫男一鳳嗜葬爲卒之歲月二十八日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毅軒周公

墓表

周氏其先出廬江三國時吳將軍瑜以舟師破走曹操領南郡太守瑜卒而子都鄉侯胤徙廬陵其後世再徙安福之鐵爐路口故今爲安福人 國朝有諱蘭芳者與其子孟塤孫資貴連三世隱德不仕至資貴伯子某始爲工部員外郎而其仲希用生公公生今中丞煦以才能爲

天子所寵擢得贈祖若父皆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妣皆淑人周之族於是大顯人稱曰路口周云公諱某字梯雲以字行毅軒者號也生而甚癯又寡兄弟父使業舉子已而戒不得爲公數自言不許則上書工部所以自期待甚重工部奇之父終不謂然間入都哀其家之羸授公曰以是爲賓客費公及父出盡以召朋友相聚會爲問學父聞大驚歸而公果病某年月某日年二十四遂卒公性孝母王淑人病嘗踰月晝夜侍不懈其藥食必親嘗比卒王淑人與家人語或偶及公字名輩行及所見聞狀貌音聲

十有一似必思公以泣間遭疾輒曰病猶昔也吾孝子不復見矣哭泣益悲公又素嚴言動造次必準禮法群從子姪事公如師配許淑人始至每與言自孝敬外不一及褻昵淑人化之公卒四十六日中丞生淑人竟完其節以視中丞之立 璽書褒焉公之遺也始予在翰林中丞實爲三窮圖請予爲詩今十七年而以公狀請予請曰煦不幸不及識吾父幸所聞於大父母及內外親者如此苟不得文詞以傳是委吾父於草莽也煦卽死何以辭責予旣嘉公之賢能刑于其家啓其後人又重中丞爲其親甚懇以爲其

於親如是於事君可知也遂次其事而表之公子一  
是爲中丞孫男二長坤中書舍人次墀邑庠生女三  
壻曰鎮遠經歷劉楷庠生劉守彭端超曾孫男三長  
鍾官生次鑑次紹祖曾孫女一尚幼葬在所居里之  
南某山某向

中憲大夫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可亭趙公墓  
表

公諱時字中甫別號可亭又自號大定山人捷爲人  
也通春秋舉正德丁卯鄉試庚辰公旣數不得意於  
有司又以母老急於祿養乞爲耀州知州州數苦旱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四

公旣盡汰去前政之不法則自齋沐以禱於神無不  
立雨竟三年土地闢流亡復增戶千二百口二千七  
百有奇已則改治其學舍祠故守范文正公館諸生  
於其側教之以次正其俗之嫁娶能聲流聞嘉靖乙  
酉薦徙乾州于是時乾人樊紳以幻術愚致其民又  
多斂金帛殺告已者其黨與至連蔓州郡人授僞官  
裂帛尺署之曰大中令夜則相與聚南山中妄有所  
占候指畫公至佯不聞募丐兒之黠者使調紳而作  
役法以寓兵政曰乾賓客之所出也使百夫出一車  
車置器械旗幟日以十車役於官竟十日而代及秋

紳勢益張公幸可得止遣紳甥王國往諭紳不從而  
謀攻乾之東門公乃徵車健集吏士設黃幄堂上  
手一籍旁立呼曰某守是其佐之某若某隸之其器  
械長短惟其習其戰守候望惟其才其徒旅衆寡惟  
其地其寢食更番惟其時令旣畢則前奏曰逆民紳  
將犯州城臣督吏民以死守有弗率者請處以軍法  
衆羅拜曰惟命於是索民之與賊通者刖其魁十餘  
人明日賊至亟呼開門公出刖者示之賊氣沮益發  
矢石擊賊殺數十人未幾退去出死士二百追擊而  
伏兵楊竿村賊戰敗伏兵繼發擒殺又千二百人土

巡檢于翱與賊通其所領卒素悍不可制公度賊急  
必走翱求援手爲書諭翱禍福而開群盜自言者以  
脇從除罪相捕斬者賞如率紳果盡失其衆以二千  
騎奔翱羽醉縛之捷聞諸大吏咸增秩賜金而公猶  
以激變仇許自贖州人德公者相與斂私財爲祠以  
祀總制邃菴楊公上疏訟公且請爲蘭靖兵備會丁  
母郭恭人憂事遂格已丑服除補商州州南之新洞  
多礦亡命相聚旬日至萬人公揚言率兵封洞諸亡  
命驚曰是破樊紳趙侯耶卽其日焚廬舍去秦嶺卒  
斃于虎爲文告城隍祠明日虎自道死州嘗有蝗又

有鼠災躬自引責一夕雷雨作焚灼無遺者居二年  
遷雲南大理同知視篆蒙化土舍左鑰犯法吏莫敢  
問公獨執誅之還署大理罷採石之役與郡之取非  
其有者其大吏舉所爲書傳一省以爲式大候夷相  
殺傷吏奉檄往勘積十餘年不能決公繼往夷以金  
一駄爲餉公却之一訊遂服乙未少宰涓崖霍公攝  
部事思振淹滯課名實以警動有位遷公廣南知府  
廣南謂里爲牛地凡四十八牛而去省治遠行者涉  
建水循阿迷度維摩野宿七日然後至故凡領郡者  
率憚不敢入而上官因得以諸牛私食其子弟及後

地益分土舍各以力相雄長則土官亦不能自制其  
族相攻奪無寧歲嘉靖初土舍儂承壽欲併其弟承  
恩而承恩祖土官同知任儂愛其少子文彬承壽因  
使跛西閩承恩於仕儂兩人者遂治兵相攻會八寨  
土舍龍的叛大吏并以討請兵旣集公奮曰夷譬若  
禽獸然相噬其常性不足煩王師也攜步卒五十人  
直入廣南召仕儂語之曰祖孫至親亦相殘耶是特  
奸人欲疲汝併取之耳召承恩數之曰祖不順又從  
而尤之獨無人心耶兩人者皆泣已乃縛跛西杖殺  
之曰間汝祖孫者此人也兩人者又皆泣連頓首以

謝諸夷聞爭持牛酒勞公公悉辭讓不受諸夷大悅計以爲郡有公則土官土舍不敢肆而土舍或逼於強大亦欲恃公無恐相與葺廨宇儲芻粟留公以居不旬月從而從者萬家公使人還報大吏大吏方討八寨不能克遽曰趙廣南得人心果然者當使爲我擒龍的以來公即使承恩以兵五千間道趨八寨破的走之於是大吏薦公才請久任以責成效公乃益招輯諸夷若撫驕子勞來誨誘漸約之以法諸夷固信公爭用公教三年其衣服言語供輸役作與內郡等又一年知文移又二年仕獬死而子文寬襲者馬

纂公笑曰此送死也伺其歸伏兵百人擒誅之又一年其子弟知學當是時廣南之治炳然出諸郡上薦公者前後相屬壬寅僅以資擢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諸夷遮道泣送馬幾不得前及抵臨安送者猶以千計明年癸卯三月十六日公在太僕四閱月未及有所爲得痰疾以卒壽六十七君爲人慷慨洞達尤以名節自持始爲諸生貧甚得遺金二鎰訪其主還之平生於物無所好取於人一介無所苟然至振孤弱篤故舊卽未嘗計費卒之前三日得夢怪之爲書遺其子正學自修身報主外語無他及蓋其大節如

此配江氏封恭人子男五長正吉國子生次正言蚤  
卒次卽正學舉進士今爲吏部稽勳郎中惇朴有志  
節次正心邑學生次正庚亦平女三長適安都諫子  
太學生元甫次適車完季許嫁徐大理子芷孫男五  
女四勳部君旣以公卒之年十二月某日葬公金華  
山之陽閱七年而奉都諫岷江劉君狀請子表墓往  
予讀漢書見所稱黃霸潁川之政慨然慕之及讀張  
敞傳言霸守京兆尹以不稱罷歸而敞獨不失名久  
任職然霸之能旣已不及敞而敞亦終不得列於循  
吏予蓋未嘗不歎才之難兼也乃今觀公治耀州佐  
大理輯廣南慈仁愆勲卽霸不足多矣至其破樊紳  
散礦徒走龍的殪儂文寬霆擊颺舉雖敞又何加焉  
公所謂不器者非耶昔班固稱董仲舒公孫弘見寬  
居官可紀而歸本於儒者予聞公爲學不事章句行  
有不得輒自咎責其在廣南作居之軒行矣亭以見  
志嗚呼公之政誠有所本也夫

封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吉菴王公墓

表

吉菴王公諱某字某其子璣在叔仕爲山東按察副  
使飭兵天津今年春在叔再疏請于朝曰臣父菴而

病朝夕思見臣臣亦憂且悸病不能事事惟陛下  
哀憐俾歸視醫藥臣死不朽 詔下銓部司銓者曰  
王君素賢父雖病幸有子任偉可代養竟寢君奏不  
報未幾公訃聞在叔號慟不欲生其門人屬吏爭進  
言曰禮毀不滅性奈何違禮於是始食粥已則以工  
部郎中應君狀屬予表墓予固與在叔同爲陽明先  
生之學嘗聞諸其鄉之人曰先生始倡道東南士之  
豪傑者多從之然其父兄以爲是不可以資進取率  
戒使不得爲在叔之冠先生則已歿公獨抱其書以  
授曰此正學也在叔用是得究心致良知之說以文

行稱於朋友其後在叔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擢山  
東按察僉事江西布政叅議公皆就養宦邸數語在  
叔曰所學於先生者云何夫學而致行之茲其時也  
已在叔用是以論議政事稱於朝廷嗚呼三代以降  
功利之習深入乎人心父兄之於子弟自其在纏襦  
之中就傅之始而所以望之與其所以教之蓋未有  
不以利者是故苟可以資進取雖聖賢之所禁猶爲  
之矧詩書六藝教之所不廢者耶其或反是雖聖賢  
之所與猶相戒莫敢爲矧其說爲世所共詆者耶陽  
明先生之學或以爲僞或以爲禪其見詆於世甚矣

而公獨教其子使爲之非誠有所見不能其可謂賢也。已公世西安人。元時有諱仲致者爲時宿儒。再傳至全閒老人諱宏宏。生善德善德。生時言時言。生壘是爲公。考公生醇篤長。乃益深厚。其治生自耕以外。不知有他業。其在鄉閭。族黨慶弔。問勞與同。憂喜不知有毀譽。失得可爭。有忿嫉。怨讎可少介。諸其心微。諸其色人咸以爲長者。嗚呼。公能爲是其能不動於利。以成其子無怪也。公子三人。長瓊。府學生蚤卒。次瑤。義官。出後公之弟。某其季在叔孫六俸。儀任佩念。偉念。儁任佩念。偉皆學生曾孫。若干某其生景泰。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十

丙子六月二日卒。嘉靖甲辰六月六日爲壽八十九。其封自給事中進僉事。階奉政大夫。受命於朝者。再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浮石潭山。得地與時。故鄉之人。又胥謂公享有多祉。嗚呼。公之所謂多祉。其果是之云耶。其抑其不動於利。以成其子。生順而死安者耶。吾請以質之在叔。

學山周先生墓表

學山先生周姓諱崑字孟登。崇德人。其始爲諸生。有權貴人行縣。至先生鄙之。不與揖。而出。由此顯名。正德庚午。領浙江鄉薦。高等。嘗上春官。聞父病。馳還。比

至則已不起哭泣成疾名聲益彰嘉靖癸未舉進士  
榜出人爭求識先生或道路私指語手口相屬明年  
拜玉山知縣玉山界江浙間賓旅之行李晝夜出其  
途問勞將迎民不得休息先生爲經畫節縮費大省  
邑民吳清妻與其私謀於其兄殺清匿之吏疑不能  
決先生方夜訊聞羊聲三遽謂某等曰殺清者若也  
三人色動鞫之遂服士大夫爲賦靈羊詩有婦人挾  
少年輿喪道邑下先生怪之廉得姦狀亟械繫少年  
遣人護歸其喪新學宮若干區葺端明書院選士俊  
穎者業其間數語人曰吾志在教化居二年改進賢

丁母憂服除改新淦表陶母墓作練中丞胡方伯祠  
民畏以愛未幾召拜吏科給事中上書論兵政

天子嘉之進右給事中巡視京營諸勳貴相戒莫敢  
犯法遷刑科都給事中訟劉中丞源清救馮侍御恩  
乞貸薛行人倭劾袁都督繼勳不力戰語皆時所諱  
勇無所顧惜久之竟罷去聞者相與咨嗟言曰朝  
廷失一士矣先生旣歸日課耕讀書不一問時事其  
家之產不增於舊一錢有欲爲廣其居者謝不受事  
其兄嚴若父子間責以非義不敢徇亦不敢有嫉怨  
於心自世教衰士所謂學業本實而重浮華其所論

說非不燁然可觀其立門戶自表見又非不嶄然峻  
絕然而於躬行未有得也先生居家稱孝子稱弟弟  
又稱有氣節治三劇邑稱廉能立於朝稱真諫官不  
可動以利害然其言乃若不出口其容退然若無所  
能者嗚呼其可謂篤行君子矣予與先生舉進士同  
年嘗獲造其廬考行質言留信宿不能去以爲世有  
若人使復出以盡其用於人心士習當必有鎮躁銷  
邪之功而遽不可作蓋每念之未嘗不泫然泣也  
國家重臺諫凡都給事中遷除得面見

天子以謝有大政得與議大祀得從先生仕至都給

事中不可謂不顯乃予表墓獨不書其官予之重先  
生固有在矣先生卒年月與其葬所及世系子孫  
之詳見司徒王公誌嗚呼後有謁先生墓者其尚併  
識予之心也夫

贈壽寧知縣懷山陳君墓表

嗚呼三代降而禮失而僞矣昔三代聖王之教其民  
也爲之冠衣佩履之制居處執事周折俯仰之儀使  
敬恭以持其身爲之聲氣容色心志事物之度爲之  
哭泣之節寢食衣服之變使孝友以事生而悲哀以  
送死若是乎備矣猶以爲民不可使知也於是不責

禮於庶人而責之士又以爲孤寒之族或失則固也於是以前鄉閭邦國之望進而責之世家至其後不然士之從事於禮既多飾其貌而無其心而所謂世家者又或傲侈之湛而浮誇恣肆之務悍然舉先王之禮而盡廢之顧不若田野之間其資之暗合迹之偶存求禮者猶有取焉則先王之所屬望以爲異於齊民者是乃壞先王之禮之尤者也三代之時吳楚越皆不入中國逮我 國朝聲教之隆不冒海宇三方之士始蔚然以文獻著稱然以風氣之漸習俗之限其在世家傲侈浮誇恣肆之爲往往視西北爲甚

然則先王之禮其欲行於三方也愈難矣此予所以有取於懷山陳君也君諱某字某吳之長洲人其父成齋公仕爲御史中丞陳旣世家而君又貴公子宜於禮不暇數數然君獨喜自檢卽在燕居未嘗袒裼事中丞能以色養與其兄處甚恭兄仲奪君租若干家人驟語君君不應有妾在閣中生子矣微詬仲君聞大怒索杖欲撻之良久乃已性善飲酒自遭中丞憂竟三年蔬素如初喪後遂不能飲鬱鬱以卒嗚呼君之於禮如此其可謂貌爲之而已乎春秋之季也其民猶三代也孔子生乎其時日以執禮教弟子又

嘗從先進大林放美彬彬之文而薄過儉之責於先王之禮蓋三致意焉然而文勝之弊卒莫之改夫豈徒莫之改子桑伯子之譏子游之對宰子之斥原壤之杖闕黨童子之將命方慨歎於習之下趨將併其文而亡之也以孔子之時猶然則夫生于三方而又無孔子以爲之師者其能習於禮而無僞也抑又難矣此子所以重有取於君也君卒以正德戊寅三月十七日其葬也翰林衡山文先生實爲銘君之名行旣足以託不泯矣後二十年而子從其子臧方聞君之遺事以爲君之修於昭昭者可能也其質諸屋漏而無愧不可能也遂爲表君之墓使後之人毋以閒居而自肆焉臧方名津嘗爲壽寧知縣能舉其職贈君如其官與子友荆川唐子與槐謝子遊而好也子故幸識之蓋知致謹於屋漏者

明故贈吏科給事中竹村張公墓表

吏科右給事中張君監先爲南京吏科給事中三年所論奏皆當世急務語棘棘無所避直聲震一時將奏其績闕下會丁厥考竹村公憂服除改吏科銓部始以君最聞詔贈公如其官母胡爲孺人監先泣且言曰吾奉先公與母氏之訓以獲微寵於

明天子如先人有美而弗傳不孝孰大焉乃自輯其行實請予表墓予少與監先同學公蓋予父行也不可辭公諱應祥字子善其先扈宋由汴徙浙之永嘉入國朝遷華亭有諱曾一者生瑄瑄生二子縉起家御史歷副使致仕紳隱而好修生三子公其仲也紳卒時公年纔十有九盡以產讓其兄而獨奉母以居凡養生送死之事與其弟妹之婚嫁咸自公出然亦以此失學每歎曰吾竟不得自效於世耶及監先與其兄承宗長公遣使就學而數自課其所爲業寒暑晝夜皆有程中則喜不中輒大怒期必中乃已又

數爲具造請諸生之能爲文者與監先兄弟論議公從牖外竊聽能悉得其高下淺深私於其子曰某遠器可法也監先舉進士授行人或以賀曰公之志其有託矣公謝不敢當旣而曰吾志獨官爵哉監先在南科公爲書數百言責以言事監先故負奇節旣得書益自奮由是以直諫稱公初結廬珠溪之上種竹萬竿自號竹村居士監先貴公屏居竹村未嘗入城府郡舉鄉飲長吏以賓請公公一詣謝卒不赴胡孺人同邑處士某女公性卞急其督教二子或時移怒孺人孺人從容言曰毋雖慈獨不欲子之立乎嘗聞

諸家大人種樹待孳樹生有時似不宜求之太急也  
公怒解則私雪涕誠監先兄弟曰母負汝父志以重  
吾憂監先兄弟由是益感動皆績學有成焉父母之  
教也公生成化 十月十九日卒以嘉靖 九

月十一日年七十九孺人生成化 七月二十八

日以嘉靖 四月四日先君卒年七十二生二子  
承宗歲貢生以憲副公命後其叔鄉進士某次承憲  
監先其字也孫男一長安孫女二予嘗觀三代盛時  
聚其民之秀者以教之庠序學校之間出而用世充  
然滿天下及世旣降所謂學者其名僅存而政熄教

微多不足以造士獨家之賢父母雖其身無官師之  
責而義方庭訓往往能成其子以需世用然視昔庠  
序學校之所造則寡矣世愈衰家庭之訓亦不可多  
得其所相告語又率溺于富貴聲華之中旣以自壞  
併以壞其子而卒無裨于世於是人才之成益難國  
家需用之意益急而途益隘識者蓋嘗三嘆於茲矣  
今觀公與孺人督訓其子出爲

天子諍臣卓然爲邦家之光繫世道之重其賢孰有  
大於此者乃若鄉人所稱公喜賓客好施予循禮畏  
法而與人克相之比于萊妻梁婦皆其餘也予昔獲

侍公公誤以爲遠器加敬禮焉今老矣未能有所建立爲表公所以成其子者刻之於石庶幾有聞而興起者乎嗚呼使人才之盛果賴於茲文子亦可藉以報公知矣

贈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率菴

吳公墓表

吳氏出延陵季子後徙括之遂昌唐國子祭酒全智避寇徙仙居其子孫遂爲仙居人祭酒之後四世曰福九世曰芹十世曰涓相繼以讓金出粟聞邑人號其里曰厚仁事載通史宋時舉科第者前後四十六

世經堂集

卷九

七

人而龍圖學士康肅公芾與其兄知府謙西安令詠文行尤著元之興吳氏相戒勿食其祿故迄元無仕者入國朝叔深始以邑庠生貢授汀州經歷有子七人其叔子榮贊與季榮賀榮泰皆有能文聲賀泰次第領鄉薦贊兄也顧詘於場屋乃遂棄去竭貲以教其子則公是也公學不專章句嘗師竹岡趙先生聞身心之說長補邑庠生朋輩咸推遜之復不第如其父歎曰夫道率性而已吾安能廢身外之浮榮僕僕隨人後耶因自號率菴不復事進取而專志教今中丞君亦如其父之所以教者嘉靖癸丑中丞舉進

士司刑松江戒之曰吾聞士始入官持法平則往往見謂不及其苛於治獄深文而巧詆者衆率以爲材然其仁與暴則有間矣吾願兒爲彼勿爲此也故中丞之於聽斷廉而恕明而不察松之人至今懷之倭奴寇松中丞晝夜處城上爲戰守備公遣人致酒食必戒曰毋內顧而恒私念松以財賦名天下城顧卑且薄不可守由是得鬱疾右目失明焉後三年中丞徵拜刑科給事中劾奏時宰諸不法狀時宰爲拜詔激怒

世宗逮下詔獄訊所主使中丞正色謂兩鎮撫曰若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六

誤矣吾草疏時自分必不生卽妻子不以告也况受主使於人耶兩鎮撫怒訊加嚴中丞不勝痛詭曰有已則曰昔

皇祖設科臣付之以言責緘默者有常刑凡吾所以言

太廟神靈使我也兩鎮撫大怒訊之與重辟等則又詭曰有已則曰昔孔子作經教人臣以死忠吾幼而誦法焉乃茲有言孔子使我也兩鎮撫益怒盡取諸獄具徧訊之皮肉潰裂至不可復訊則又詭曰有已則仰天歎曰天生人而賦之忠義之性遇事則必言

自龍逢比干迄於今士以忠義殞其身者衆矣吾性  
乃與彼類然則上帝使我也兩鎮撫怒益甚訊亦益  
酷氣絕者再終不改詞易色

世宗聞而奇之 詔宥死謫戍橫州中丞旣得出爲  
書告公謝不孝比見公武林又跪以謝公曰吾以汝  
爲已死今不慕倖生且獲保其生

天子之恩至矣吾吳氏之幸大矣復何謝焉公與中  
丞別而歸身自課耕歲以其入之半餉中丞於橫當  
是時公父子方阨士大夫亦多欲調公乃公毅然不  
可動以利仙居令將毀富民張某室以爲城其厚賂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九

公求免迄不爲之請也甲子元旦邑人訛言中丞死  
公卽以其日走視屬廣方用兵冒瘴癘出入戎馬間  
歷四月始達中丞固無恙留橫一年以乙丑二月十  
七日歸至蒼梧得暴疾卒其秋中丞奉公柩將祔於  
西沃宋贈夫人葉氏墓側沮於族之有力者遂葬思  
敬山葬後一年

今上登極奉 遺詔旌直臣首召中丞以爲吏科右  
給事中明年遷順天府丞尋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公亦自右給事贈如其官於是中丞  
泣謂予曰吾父卒於道路蓋以不肖孤茲幸褒寵于

朝而墓前之石未有刻恐其行將遂隱沒不得與制詞同光顯於永久不肖孤其何以見吾父地下敢以表請公爲人直諒坦夷持身居家事有矩式施於其宗推之鄰里皆有惠愛然子以爲表也者表其行之大者也故不及詳而獨敘其在父子間者如此使後世知中丞之奇節與凡善政其成蓋有自云公諱炳臺字朝望生弘治乙卯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九配贈恭人王氏能以孝敬勤儉佐公生中丞五年年二十九而卒公賢且哀之爲不再娶語在其誌中

碑銘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碑銘

義勇武安王有廟在當陽縣之西五里蓋王於是葬焉古所謂漳鄉者也廟始建於成化丁亥凡曰殿者三曰門者二曰堂曰祭臺者各一請于朝 詔得以春秋薦俎豆事載於碑其後屋漸圯而有司莫能葺嘉靖丙辰春司禮太監黃公太保都督陸公出其祿賜之餘得白金二千五百兩屬守備太監張方撤而新之又建坊於其前作鐘鼓樓作諸廟祀之具咸備繚以周垣而守之以僧若干人其冬十月告成事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

子爲然按史王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于今千四  
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  
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于人者死則必食其  
報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亦必因之獨忠  
義之事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  
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  
彝也當漢之季謀臣策士咸知天下之勢必歸曹操  
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昭烈及爲操所執操禮之  
甚厚而王迄無二心去強歸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  
尤者乎孔子述六經垂訓萬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

以忠義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世或疑孔明益德與  
王同事昭烈其忠義亦同而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  
爲事同而報異者夫益德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  
蜀耳王始見執於操其刺顏良舍而歸蜀魏之人舉  
能言之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  
臣日夜謀王以中爲快王歿操日以強吳亦遂臣于  
魏識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  
無不知王者父老子弟轉相告語傳之四海流及後  
世而各有激於秉彝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者歟  
故曰王廟祀徧天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二公請予書

其重建之歲月予因論王所以致此者系之詩俾歌  
以祀王黃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  
文武才其志在安社稷觀於茲舉可以得其人之繁  
矣詩曰

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  
王廟兮儼然主中處兮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  
之人兮聚止歲春秋兮奉王祀牲牲肥兮酒醴旨王  
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兔馬長髯飄兮顏渥赭王  
至兮入廟饒鼓喧兮管噉譟飲且食兮不嘖以笑於  
嗟兮明神下爲河嶽兮上爲星辰繫降福兮獨此邦  
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億千萬年兮相我  
天子秩廟祀兮自今維始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五

明故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安貞  
熊公神道碑銘

安貞熊公諱佐字尚甫南昌之東壇人也祖秉治父  
邦再世不仕邦篤學苦行鄉人賢之稱曰懶貞先生  
弘治初 詔舉懷材抱德有司以邦名上辭不就人  
愈益謂賢更稱曰徵逸先生先生有子六人公其長  
也幼儻有大志獨不喜爲舉子業嘗自言曰學不  
必趨俗要適于用仕不必擇途要行其義乃辟府從

事久之授浙江壽昌丞壽昌民黠好訟善持縣官短  
長官鮮能滿三年者公獨爲丞七年攝縣事者半民  
服之竟以擢去在縣時桃源賊掠開化遂昌而西將  
趨淳安諸長吏皆竄匿其守巡相與謀曰非熊丞不  
可使乃檄公守梓潼源諸路公扼險設方略賊晝夜  
攻擊終不能越尺寸當是時衢嚴諸郡賊所向莫不  
蕩覆而淳安以小邑獨完其擢去爲安吉州判官屬  
邑孝豐新免於湯許之亂洶洶不自安公往攝縣爲  
宣說 朝廷恩信所必可恃以無恐者衆志既定則  
遂覈戶版稽畝稅均力役盡祛去弊政與民更始孝

豐由是復爲善邑改攝長興縣故多逋租民株連鉤  
考甚衆方盛夏獄且疫悉召訊濫繫者出之活凡三  
四百人在安吉五年上官數移文褒獎且將薦于

朝而公以病力請去去二年年六十七以卒嘉靖甲  
申十一月十三日也公爲人坦易誠確居官所至檢  
身勵行兢兢如一日而尤善拊循其民故去皆見思  
至今兩郡人猶能言其事位雖不達乃其所自施見  
者亦足表于天下已配夫人萬氏淑婉有至行事舅  
姑與公無違德公有弟蚤夭佐公撫其孤如子又盡  
出奩具嫁公妹一人然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糲

與婢使最下者同衣食公用是能成其廉公先卒而夫人壽康及見其子冢宰公貴顯

天子加恩贈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及祖皆贈如公妣皆一品夫人君子曰天之於公所以酬其未盡者蓋如此嘉靖乙巳夏五月冢宰以夫人春秋九十再疏乞終養

天子弗許而命有司禮問夫人于家夫人方被疾猶強起拜詔十一月十三日疾甚遂卒明年正月一日與公合葬松岡之故阡公子五人長浹卽冢宰次洽七品散官潛邑庠生先卒浚饒平縣丞漳松江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府通判女一嫁李瀧孫男十一人瑗珩琬瑛璟瓊琇瑄瑤玆琫以上皆國子生璟以上皆郡庠生孫女九人曾孫男八人曠蔭國子生餘尚幼曾孫女四人冢宰以制得樹碑公之神道徵文於階階曩承乏吏部獲與冢宰周旋見其秉公循大體守繩法不阿意慷慨正色履道彌違有古大臣之節私心服焉而又謬在太史銘當世潛德以貽後來職也乃系之詩曰昔在熊氏系出軒后維周命之以續神明之胄爰始啓封建國荆楚遙遙厥緒望于南土冢宰嗣興遠率厥祖祖有明德作師周王赫赫冢宰百辟之綱端笏

立朝翊我

聖皇於維安貞寶肇厥祥德有本始式穀以臧天作  
其合肥亦似之篤生明哲以昌熾之惟 皇錫福推  
本及親褒存卹往曳玉帔麟熊雖舊宗 寵命實新  
我作銘詩以告後人相爾孫子百世其振

贈通議大夫吏部侍郎嚴溪歐陽公神道碑

銘

嚴溪歐陽公諱某字某江西泰和人其先出唐吉州  
刺史琮宋太尉梁國公忠 明興太尉幾世孫永清  
仕為涑水訓導以上書言天下大計謫戍興州右屯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五

章

衛衛被邊其子孫當往戍無敢行者公年弱冠又方  
治舉子業慨然挾一童子走塞下至則補遷安學生  
以文章為其軍帥及諸縉紳所敬禮未幾遭父喪歸  
改泰和學生凡三試有司弗第公素有志槩不樂隨  
俗進退俯仰既拙塲屋則遂謂人曰此豈足復事哉  
立棄去隱居嚴溪之上為五詠自娛後若干年陽明  
先生講學南贛而時大夫士沒溺舊聞詆以為禪公  
獨曰此孔氏正脉也會子今宗伯德領鄉薦公不使  
上春官使受業先生之門於是宗伯獲聞良知之說  
為時名儒宗伯始知六安迎公養不許踰年忽自來

視留踰月遽歸宗伯送諸郊公楚語曰吾聞道路言  
兒能是兒能是好終爲之兒爲清官吾能爲清官父  
也及宗伯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編修歷南京司業  
尚寶鴻臚卿公屢就養宦邸其所告語必欲宗伯不  
負所學凡聲利勢權一切世所慕畏與夫寒暄問勞  
家人所相响响者終其身未嘗一及故人謂歐氏其  
家庭之間有嚴師公生天順庚辰 月 日十歲喪  
其母言及輒哽咽不食旣老猶然事繼母得其權甚  
事伯兄凡家之政雖至小未嘗專決歲授徒得穀累  
百斛盡以歸兄不問所費兄分產多自與公若不聞

後兄貧更數賙之其孝友如此嘉靖己亥 月 日  
卒于南鴻臚之署享年八十辛丑十二月二十二日  
葬萬安頭獅山公初封奉直大夫六安知州卒後十  
年而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又三年宗伯謂子曰  
先君子之葬其繫羊豕幸有石請書行之一二以詔  
來者予嘗觀古特立獨行之士歔歛慕之有不可得  
見之歎乃今讀諸縉紳所爲公傳誌等文竊幸世乃  
有若公其人然又嘆予之不及見也爲叙其事而系  
以銘公於訓導爲曾孫祖諱某考諱某配蕭氏封太  
淑人能以勤儉成公之志以慈惠濟其嚴常夜坐諸

女婦爲誦說古今人賢不肖家所由廢興以佐公教  
嘉靖庚戌五月三日年八十九卒與公合葬子男二  
長卽宗伯壬子春子自禮部入內閣宗伯時猶持太  
淑人喪

上詔起宗伯而命予攝部事以待天下相與服

上之知人而喜宗伯之學將遂大行於世庶幾太平  
焉次國子生昱女一嫁康汶孫男四餘慶國子生紹  
慶舉江西鄉試第二培慶鍾慶俱學生女一曾孫男  
女各四銘曰

歐在泰和世有其人呆呆訓導忠以危身維公徇義

世經堂集

卷九

七

百夫之特淑人來歸外內合德公生宜達又固蓄之  
以畀宗伯以大厥施宗伯之學篤信孔子排斥眾譁  
公開其始宗伯之責幼學是行扶抑世趨公翼其成  
是曰父教是曰世德我銘于碑過者其式

明故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漸山屠

公墓碑銘

屠氏其先扈宋自陳留徙嘉之平湖入 國朝幾絕

而續語在處士亨一誌中公諱應峻字文升別號漸

山處士六世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僖諱勳

之子而繼夫人牛氏出也年十二三康禧爲諸子論

說史傳語半使逆計成敗公越對懸斷若素習者由是有名稍長以廕入太學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二明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當是時宰相有驟起用事者曠諸翰林不附已奏出三十餘人已又怒諸吉士曰是固嘗遭我於道不避騎盡奏出爲部寺屬而公得刑部主事方宰相之出諸翰林也予以服除新起得不任遣中嘗過視諸吉士或不能無少愠公獨怡然也故事歲季秋當論囚奏已下矣公覺其中有寃上疏請緩刑詔報可於是寃者得不殺戊子校文江西大臣子或走數千里歸就試公斥去不錄

大臣怒思有以中公會其人罷去庚寅公遂調儀制主事踰年進員外郎又踰年遷祠祭郎中改儀制郎中而向之曠予者固在予竟坐言事出爲延平推官癸巳今宰相夏公以爲

天子方重文學侍從之臣翰林諸先輩無在者而公才任翰林薦以爲修撰仍五品服自近世來翰林諸縉紳率以文詞相雄誇至於世務一切置不論惟公不謂然故與人語往往先人才風俗錢穀甲兵及政之所宜罷行者方其意得時馳騁古今率數千言不勸也丙申校實訓實錄成

天子若曰昔我

皇祖高皇嘗宴儒臣文華之殿今予思繼承先志而二三臣以訓錄實來宴於謹身其可宴畢賜白金文綺遷侍讀充經筵講官儒者謂榮戊戌同考會試未幾主武舉考

天子將討於安南詔廷臣舉可往諭者以今更侍龍湖張公暨公名上其後不果遣使而諭者則曰使公往其或不煩兵已亥始建儲宮遷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讀會諸官僚或自他途以進於是給事中御史疏論十有八人而公亦在論中章一再上

世繼堂集

卷十九

五

天子盡去十七人者獨留公公素負氣旣橫被口語忿不能自持疾大作及獨被留益思有以自明亦三上書以去請其秋予自江西提學副使召爲司經洗馬數往留不得則謂曰疾已其速來公不應歸一年疾增劇又六年遂卒壽四十五耳吁可傷也配項氏累封宜人子男五孟玄太學生仲律甲辰會試中式仲行府學生叔方叔章尚幼女四長適富于文次適吳邦棊竝太學生次適吳繼庠生次許嫁常氏孫男女各四仲律將以年 月 日葬公某處與其兄以公遺命來請銘神道之碑初公生康僖筮之得震

之漸曰鸞德如玉飛上高木鼓其羽翼光照四國及歲乙巳公夢謁衡山君有書在廡間曰卒明年正月十三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語諸子曰吾殆將死也夫吾起家六品歷二十年而官不踰五品夢所謂二品者此也曰增紀者易歲之云也吾殆將死也夫比卒其年與月日皆是予旣已傷公又感公之所以生且死者乃爲銘其詞曰

嗚呼屠公始孰生之筮告之故卒孰爲之夢示之數謂筮信耶其光未融謂夢誣耶及期以終筮吉不酬夢妖而踐嗚呼天乎殲此邦彥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十一

明故太子太傅贈太傅諡恭僖成國朱公神

道碑銘

公諱輔字廷贊東平武烈王之曾孫平原武愨王之孫守備南京成國莊簡公之子武烈以靖難元勳配享

成祖廟庭而武愨死土木之變忠孝聞天下至公思益光大先世之烈遭世承平無以自見 賜第有古槐一時時挾書冊就其陰臥且讀焉因自號枕槐又數從姊丈李文正公學爲詩長篇短什流傳縉紳間而被服淡素言動恂恂如諸生諸縉紳相與稱曰儒

者正德丙子秋 寇白羊 廷議遣將往禦公毅然  
請行既奉 詔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會 退而  
止丁丑守備南京已卯逆濠犯安慶遠近震恐公與  
司馬白巖喬公畫策戰守以身任其安危賊覘知遁  
去遂以敗縛人於是知公古馮異祭遵之流亞也辛  
巳 召還京嘉靖癸未予幸舉進士公實主宴恩榮  
釋褐之日予從兩同年循故事謁公私第公豫爲具  
以俟屬有風霾 詔百司修省狀元姚君請公撤酒  
與樂公曰

上未必知也姚君曰人臣之義固當不欺公奈何以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五

是教後進耶公笑曰吾姑試君君言誠是雖然吾願  
君他日無忘於茲言也遂進蔬食見其二子麟鳳再  
拜以別今三十餘年予每念此不異前日事而公則  
已久不可作二子亦先後嗣爵卒矣予蒙 恩入直  
無逸間與公孫今太傅公追論疇昔爲之惻然太傅  
兄弟因屬予銘公神道之碑予不得辭太傅公名希  
忠以忠謹循雅爲 上所眷倚其弟名希孝仕爲右  
都督管錦衣衛事恭慎而甚文皆公次子嗣公鳳出  
公生卒年月與其他事詳具少師石齋楊公所爲誌  
中銘曰

惟成肇封

成祖之世兩王迭興光佐 四帝比于公身遭世治  
平有蘊弗施乃以儒名恂恂者容桓桓者志出其緒  
餘遂與衆異却胡于北敗逆于南英聞四馳爲時具  
瞻我生也後幸與公接玉立雲翔其光燁燁今三十  
年公旣不存左右

聖皇又見其孫刻銘于碑公孫之命猗嗟乎公克篤  
其慶

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

莊歐陽公神道碑銘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十三

公諱德字崇一別號南野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六安  
州知州遷刑部員外郎會

上選士大夫之有文行者以置翰林改編修仍其服  
色俸給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卿遷太僕  
少卿以親在南不樂也當軸者知其意奏以爲南京  
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留養其母蕭宜人以薦復爲南  
鴻臚將爲疏乞終養母不許遂奉以行未至遷南京  
太常卿尋 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入白其母母遽  
曰吾幸無恙當與兒俱往矣至則遷禮部左侍郎

上雅知公熟儀禮 孝烈皇后葬 遣監護諸司改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充會典副總裁教庶吉士 遣代拜先聖先師陪祀 帝社稷主考庚戌會試皆儒臣所謂榮其夏以三品考績贈祖時勉父庸如其官祖母某爲淑人封母太淑人踰月母卒 賜祭葬嘉靖壬子春三月持服未終 召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冬 召直無逸時時同勳輔諸臣奉 賜劄與聞大政中外咸慶喜以爲且爰立又明年甲寅三月二十一日得疾卒距生弘治丙辰五月二日享年五十九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賜祭幾壇 命工部

治葬事又蔭其弟昱爲國子生而士大夫則相與咨嗟涕洟奄然失其所望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槩矣初公領鄉薦陽明先生倡道於處之行臺其說以爲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明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爲禪公獨曰此正學也走受業於先王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日有所自得比入官則遂以其學施諸政事知六安時

爲二籍稽公使錢及其俸錢之出納曰非以爲名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歲侵捐俸之半以倡吏民得粟若干石隨所在作粥食飢者活數萬人已乃爲興水利汰冗役定經費省訟獄之追呼罷諸苛法作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問學民士咸附爲編修奉 詔

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在南京國子故事司業當課其諸生爲文詞公因引之於道作講亭進四方來學者

與諸生講論其間或以疑質爲稽之經訓證之事物本之人情叅之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諭之使得其心之所安公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易士以是日親及侍太淑人居于家益與雙江聶公東廓鄒公念菴羅公以講學爲事學者自遠而至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卽陽明無以加也奉 命教庶吉士歎曰此 朝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爲也教之如國子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爲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 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

我

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

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

太祖時同宜如初制又引黜命詞有承宗承家之說  
請 賜裁定

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  
不同日 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

憲廟淑妃例為請 詔準鄭賢妃淑妃者

孝宗之母賢妃者

上之諸妃附葬 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五

表定

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 康妃以葬秦府為其中尉

女請封公曰 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

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

軍中尉分封曰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 祖制

所略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

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

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

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子援他郡王例乞襲

封公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

民不堪矣具言不當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

宗室以罪降為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抑之其所入乃更多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擅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為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

上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嗾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公曰寧既已國除復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屬之爭遂息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衆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

氣閒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如知其非雖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居家孝友數樽節衣食以周其族凡賴以婚葬者若干人置社倉於鄉集子弟教以禮義又為立保伍法使相救助後歲凶其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掠之患故公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諸事能無媿於其言也公先世長沙人三徙而居泰和之蜀鄉詳見予所為巖溪翁碑子男二餘慶廕補國子生紹慶江西壬子鄉試第二人俱配康淑人出女一

許嫁郭太守平川次子某側室蕭出孫男三宗符宗翰宗發女三尚幼餘慶等十以丙辰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奉公高第弟子工部侍郎雷公狀請予銘其神道之碑予昔與公同舉進士公時已稱名德而予纔弱冠於道未有聞公朝夕與予論學所以啓迪夾持者甚至及予佐吏部念公不可使一日不立於朝因薦公用之後遂同總裁會典相繼教庶吉士於翰林論議志意無一不相協予自禮書入內閣公又實代予而公之未至予攝篆以俟者七月所以處二王之間與夫杜宗室之妄請予蓋開其端而公能發明充廣之以補予所未及由是相得益深公於當世之務無不究心其言之無不有條緒以予淺薄獲從輔臣之末方期與公相左右庶幾少有建立而公遽已卒予凡三哭之慟其與人語及公輒嗚咽不能勝者不知其幾也然則銘公而因以抒死生之感予固不得辭也夫銘曰

大江之西多名臣文章事業垂聲均以學發聞自公身曰孔有軌吾所循先於治已推之人寂感順應虛乃神公學以心非脂唇深造實踐功力純良知瑩然燭無垠歷官中外名孔振惟

帝知公久益真召典三禮承咨詢訂謨至計日數陳  
潛植國本亨時屯喁喁海內延頸頻幸公旦夕持衡  
鈞道誰尼之弗盡伸星斗晦翳江漢埋無能起公百  
感臻我涕一日三沾巾推本學術刻貞珉千載神道  
瞻嶙峋公則逝矣光流新以此塞悲悲孰倫嗚呼以  
此塞悲悲孰倫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叅贊機務南京兵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克齋李公神道碑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克齋  
李公既卒之六年其子刑部主事材奉兵侍兩溪萬

公狀與其兄進士棫書請予銘神道之碑初公舉嘉  
靖丙戌進士爲行人司行人予時與宗伯歐文莊公  
同在翰林文莊數舉公字曰是異時能不動聲色而  
安天下者也予遂因文莊以交於公其後予以言事

謫外稍遷浙江按察僉事而公自行人司副轉刑部  
郎調禮部祠祭以直道忤其長貶湖州同知巡按御  
史屬予兩人以誌事得日聚議於武林踰年公遷南  
京刑部員外郎歷南禮部郎中嚮州知府蘇松兵備  
副使丁母憂服除補山東遷福建布政司叅政廣東  
按察使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提督操江庾戌以警召赴闕會分宜用事  
與其子世蕃慊公不附已誣公至後期罷爲民後又  
七年以倭患起家爲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撫淮揚  
寇平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提督團營尋以振武  
營兵不奉法謂非公莫能馭遷南京兵部尚書于是  
時予實濫竽內閣與聞公所以平寇定亂者公以疾  
乞去予留之弗能得比卒予哭之哀蓋予與公友三  
十餘年頗自謂知公公亦謂予知已然則予雖不文  
銘固不得辭也乃按兵侍狀述其世系撫其事之大  
者終以生卒葬歲月妻若子孫及所著作之詳次序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三

七

之而系以銘公諱遂字邦良自號克齋又號羅山其  
先唐隴西公崇父子登進士相繼爲豫章刺史因家  
豫章傳六世徒今豐城之茫湖閣五代宋元以入  
國朝凡若干世至副使獻公會祖也能斥巨璫喜寧  
制董卜韓胡使不敢爲變有聲天順成化間祖與鎬  
考萬平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妣節婦林妣  
劉皆贈夫人公生有異質未冠則聞良知之學於文  
莊旣仕益從王氏高第弟子及時之賢者遊所得益  
深以粹嘗曰先儒謂易以道陰陽又謂說天莫辨乎  
易然三百八十四爻盡是人事可見人事之外無天

也春秋誅亂臣討賊子筆削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  
行事而君子以爲性命之文可見人事之外無命也  
灑掃應對達得便是形而上者而世之學者專事意  
見過爲高虛至遺落世故恐於聖人之旨失之遠矣  
又曰學者未能便到聖人地位且就名義關頭硬自  
把捉他日不妨有進步處又曰必有事焉工夫最難  
於此透得始是學問得手而本體亦在其中其學術  
有如此者事父母孝奔母夫人喪跣行寒冱中至病  
偏痿撫子姪若已出與士友處坦中虛度表裏洞然  
解紛賑窮薦引成就汲汲若不足其行有如此者始

舉進士從兄儀部郎浙謂曰廖太宰素善我試從我  
一見吉士選可得也公遜謝曰榮進有數某何敢擇  
官竟不往在祠部每議禮所宜因革援古據經宗伯  
貴溪公數爲所屈叢忌積怒乘公郊餞友人劾爲朋  
黨錦衣奉 詔逮公廷鞫公抗言曰朋黨起漢宋末  
季非盛世所有若以某抗拙不能媚堂官則信有責  
矣及坐誣落職怡然就道分宜認爲好語遺公書公  
報曰身外虛榮信趙孟所能貴賤而隱中禍福固非  
人所能億度卽已市車宵發矣去居羅山竟七年未  
嘗與通一字其志節有如此者爲行人奉 命冊封

吉府所至以訪道求友風俗人才爲務還朝太宰見山桂公問觀風何所得公歷舉所見以對見山嘆曰志士當如此矣

章聖太后梓宮祔葬

顯陵浙之諸司謂當取道常山檄衢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嚴甚公獨以書策其不然諸司怒至抵其書於地公不爲動已而梓宮果泝江南上兵部以迫秋防募兵山東公計俟衆集始發非旬月不可且次止無所益不能速進乃以所招徠次第遣之一時山東諸道獨公兵先至操江時有日本人附賊舟公捕得之詫曰日本人亦至此乎其漸可憂也乃奏改教場修戰艦講陣法募通泰之善水者使教習水兵又剏爲鳥銃及連弩各數百具曰火器弓矢水戰所利用也人皆謂公過計後十年東南果苦倭寇其識有如此者北薄都城遠近震恐公以操江都御史首倡府部勤王且以身任提兵其忠義有如此者錦衣邏卒執十三人者以爲盜公時爲郎言于長貳請駁之莫敢任少司寇石塘聞公名能持法亦諭止公公毅然曰規自利而置人於死某不爲也卽自署名以駁竟出十二人衢民蔡允祥匿姪蔡頭他所而誣

怨家殺頭公閱獄詞疑其詐急呼允祥曰而實匿頭  
顧今安在允祥出不意謂公已廉知之卽吐實公取  
頭至其讎望見疾呼曰此非蔡頭乎吾見天日矣開  
常大水蕩民田廬以千萬計公督僚屬走水次拯溺  
者瘞死者食生者發廩以賑貧者凡活數萬人衢故  
衝途民出錢歲倍而供億恒不足公爲立法所省財  
萬計用亦以饒公自奉薄自常俸外絲髮不取於官  
郡之贖金及所節省悉貯帑爲荒備又推其餘建學  
宮葺吏舍百廢具舉而民不知勞蘇松承秦蕃王民  
之亂豪民或匿無賴爲劫掠公曰是不蚤圖必復熾

悉以計擒誅之在廣東黜貪殘懲武斷省刑緩獄一  
日而釋繫囚八百餘人江洋盜充斥時時敵殺吏卒  
操江者不能制公明賞罰謹烽燧嚴哨道責兵船迭  
哨江中而使健捕伺諸江岸至輒擒之不踰月盜賊  
屏跡淮揚三創倭夷復值大水公曰賊勢誠急然民  
困不可不紓也革軍餉大戶減排門鄉兵禁有司之  
假軍興漁奪民財者乃以次練鄉兵立保甲選精銳  
利器械量征調時餼糧立什伍之法定應援之規作  
營房馬廐于教場使民不擾視地之要害增置副總  
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

數百艘合馬步水兵練之賊再至不敢犯其政事有如此者

先皇帝建儲將覃恩海內法司議所宜赦公曰赦有急於宥議禮議獄諸臣者乎刑部不能用卽夜叩總憲浚川王公言之浚川喜曰微君幾失此南京

太廟災議者謂國家鼎遷北京廟祀隨之南京虛位耳祭告足矣公執以爲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根本地

太廟災蓋所謂非常之變而姑遣祭告欲以慰解

上心非遇災而懼意也始議下詔修省 敕臺諫

世經堂集

卷十九

聖三

世

極言時政之闕未幾南京禮部以修建

祖廟及奉安

神主請議者又且從之公具言禮國無二廟神無二主漢惠齊桓瀆禮不足法請併陪京香火俱祀

奉先殿燬廟遺址倣古壇墀高其垣牆無令瀆蔑而已不必更有修復 詔從之安南亂莫正中莫宏澗

爭立夷目阮敬范子儀聚黨相攻正中窮蹙來奔而子儀擁兵俟命境上欽廉驛騷當事者莫適所處公

請移文安南詰所當立而檄欽州嚴爲之備嶺表以安其能定大議有如此者南京督儲侍郎減諸兵故

所給粟衆怒相與殺侍郎羣聚叫譴聲震都下公曰此未能遽正法宜且解紵置騎入亂兵中問所以激成狀曰吾固知若等非得已也然宜以愬於

上今遽至此抑嘗計其終乎衆固服公威名皆叩首曰惟公活我公乃集府部卿寺科道於內守備廳揚言曰今日之事侍郎自越牆死軍士特不當殘辱之非叛也於是衆喜曰吾生矣少選有挺刃鼓噪逼脅府部者公直前叱之曰吾排衆論爲若等求生若等顧自絕如是若旣殺督儲復欲殺我耶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耳公曰若等今日行何事而欲希賞耶惟

妻糧月糧扣減者可補給必欲求賞卽殺我竟許補妻糧月糧解去已而倡亂者自疑不免於戮誑其衆曰朝議將盡誅營兵日夜相劫聚謀爲亂公言於司馬曰昔元魏時禁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高歡因散家財結客啓飛揚跋扈之心今雖以便宜撫處然首惡不誅非法也且衆情洶洶如必俟奏報處分一旦機洩留都危矣乃稱疾杜門密召坐營華恩把總張勳靳文等微服入臥內諭之禍福使調首惡自效得周山等二十六人卽馳書告內閣及本兵謂首惡者宜亟撲殺以安反側已乃與司馬謀人給

片楮示以聚處者為兇黨復業卽為良民俟解散以  
夜半分捕山等而豫榜諸途云罪止數人者卽有遺  
奸俱勿論丑而止寅而捕獲者亦勿論由是首惡皆  
伏辜諸兵及都之人亦翕然以定未幾公赴京營前  
所捕首惡奉 旨僅調衛當事者又過為容養兵益  
驕數白晝譁於通衢至殺其本管所司莫敢問池河  
兵效之繫本總懸之旗竿南臺諫相謂曰事亟矣疏  
請擇有威望者任本兵以弭變 詔屬公然時留營  
再干紀公又以捕首惡怨家滿側六科疏宜特重事  
權兵部覆請報 允矣分宜以敕草示世蕃世蕃盡  
論之曰若等恣行不法

刪去之公捧讀愕然念已何可奈何則錄部疏移文  
南京及江南北諸司囊敕而秘之諸兵莫能測各懷  
二三亦或追咎首事者之誤已公廉得其情集官兵  
上寬仁不卽加誅而不自感悔乃更稔其惡以速必  
死吾茲奉 敕以來固若等生死之機也今與若等  
約究往罪則吾不忍亦不能為姑息若等能從宜洗  
心以聽毋懷兩端不能亦惟所欲為吾嘗談笑矜倭  
賊十萬餘人不患無以相待也諸兵相顧斂容奪氣  
莫敢出一聲無何營兵王漢馬元等因妖僧繡頭復

倡訛言相誘脇公捕繡頭置諸法而令五人爲伍伍有伍長五伍爲甲甲有甲長五甲爲隊隊有長副削木爲腰牌書其名籍歲年像貌使各懸之而遮相要束有事於官毋越伍有爲訛言噪呼者得覺舉免罪又奏復護陵軍士凡營之兵有缺勿復補冀以漸消去之後七年隆慶戊辰卒賴其力以罷振武其能任大事有如此者括蒼饑流民五千餘人假採礦肆殺掠於衢張甚公發兵數百使其丞率以往擒斬百八十餘而自輕騎入礦山去賊寨數里止舍賊聞公親來謂有大兵寨中夜半舉火從者促公起公堅臥

曰無畏賊燒寨走矣及明視之果然開府揚州之明年倭夷以萬衆分道入寇公方閣兵通州計以爲賊且大至而我駐兵于此有如賊從海門趨如臯卽主客倒置根本搖衆無所用之矣又計以賊越如臯則必合合則道有三由泰州逼天長鳳泗

祖陵在焉道最要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由富安窺淮安北至於廟灣則賊絕地也乃單騎趨泰州而令海防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扼如臯明日遣兵敗賊先鋒賊氣沮又偵知如臯有備由通州趨白蒲將以間道犯泰公令景韶陞分兵據丁

堰遏之而身擐甲按劍召諸將激以忠義斬不用命者一人手書與仲子材誓必死時賊乘順風諸將咸懼不可擊公齋沐以禱風遽回明日賊至丁堰將士胥奮縱火焚賊營斬其酋金胄而輿者一人賊遂從富安沿海堤東掠公喜曰吾計得矣今景韶陞尾其後戒毋輕戰期致賊廟灣共擊之賊之繼至者急攻丁堰西亭以牽我兵公分遣偏裨授以策畫殲丁堰之賊于潘莊殲西亭之賊于小麥港而親提大兵從間道疾走淮安以夜入城詰旦陳于姚家蕩賊亦以是日至馬邏馬邏者淮安近地也初賊計公方西禦

淮無備可襲取及見姚蕩兵皆驚遂據高阜盡銳以衝我師公揮鐵騎截其陣爲二而令諸營疊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其殘孽奔據廟灣公指示將士曰賊所恃一衣帶水耳巢雖堅可計破乃益具畚鍤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擊殲之果絕于廟灣云先是有賊據崇明之三沙江南兵將攻之三年莫能克聞公以廟灣之捷盡罷遣所調兵遽犯揚之七星港報至上下惶懼無措公獨宴笑自若召將士諭曰賊乘吾虛故來然兵不必衆顧用之何如耳集諸守兵與戰於舊場敗之賊奔仲莊繼奔

錫團劉家莊白駒場追及連敗之賊緣海西北走又  
歎之乃奔唐家滌公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  
之賊遂無一脫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公計  
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謾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  
北風飄泊至是非爲寇也置之固無害將士動於利  
卽潛往獲其島主八大王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  
秋三閱月前後八奏捷斬賊四千七百四十九諸燔  
溺無算江南北晏然其武功有如此者以司副主考  
四川舉楊墨鄉愿及聖門四子策諸生復自爲對所  
以辨心跡別疑似發聖學之蘊著甚蜀大夫士至今

能誦之在權州朔望詣郡學坐士於堂班吏民於階  
下身自爲師教以孝弟忠信推極於性命使民知本  
爲四賢祠祀趙忠簡鼎范太史冲魏侍御石翁縣尉  
蒙使民知所法正周王廟爲孝子祠去廳事前俗所  
稱郭璞墓者使民不惑及遷去郡人建祠肖公貌生  
祀焉又作舍其傍相與講公之學在廣東禁婦女不  
得以正旦入學宮及縣治如往時之爲頒嫁娶喪葬  
諸儀節一變其俗歸諸禮義廣人至今守之其教思  
有如此者予嘗上下古今觀所稱名臣類多局於一  
長又或蹈故常僅僅自守然猶足以望一時而傳後

世乃公所藏蓄如深山巨川不可測識其變化如蛟龍不可指擬舉而措諸用如和風甘雨疾雷迅雷交發互至使人畏懷感悚不能已於其心可謂才之全者矣公生弘治甲子七月十八日卒于嘉靖丙寅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三隆慶丁卯

上念公勳贈太子少保 賜祭二壇 命有司治葬事其冬十月十日葬撫州臨川之芝山配賴氏贈夫人繼晏氏封夫人子男三斌材賴夫人出其季恩生樞側室思出女四壻曰楊瀚萬梲劉廷芬雷泓孫男一漢燿宮生孫女二公能爲文章尤長於章奏所著

世經堂集

卷十九

兗

有文若詩八卷語錄三卷督撫經略八卷本兵奏稿二卷操江疏稿一卷祠郎疏稿二卷公移八卷軍門節制兵部管規援應節制各一卷銘曰

全才實難自古則然惟天生公獨界其全方其平居談說道德人則謂儒宜正師席間出緒餘凌駕范韓人則謂文宜在詞垣領郡之章孜孜撫字什立德避曰茲循吏寇在江淮

天子憂吁擲書而起握兵之符勝算奇謀頃刻千百宿將環羅莫贊一畫屠堅礮狡捷若風雷海用不波城門夜開營卒憑怒干我法紀折其姦兇不持一矢

既赦而驕公秉戎樞約之矩繩莫敢或逾洞如其心  
廓如其庶輯懷招徠親離畢附炯炯其眸肅肅其威  
指盼嘯譽獷悍咸摧 明興于今恬嬉蓋久學生其  
間如苗有莠天實命公薨之屏之中外載寧泰山四  
維世變江河公歸箕尾孰嗣公賢爲時昆倚 賜葬  
芝山惟

帝勸功我銘于碑以告無窮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莊鄒公神道碑銘

公諱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吉之安福人也年二十一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五

冠多士於南宮 廷試 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其所爲文天下士爭傳以爲式然公不自謂足退  
而讀書山中數有疑於格致戒懼慎獨之說以質陽  
明先生先生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  
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  
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者格物也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  
也戒謹恐懼所以慎其獨也故大學中庸之旨一也  
公大悟北面師事焉轉以其說告語門人弟子嘗記  
陽明書院曰良知者非白外至也天命之性靈昭不

昧塗之人與聖賢同之特在不爲塵所縈而已戒謹  
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所以保其靈昭之本體不  
使纖塵縈之也纖塵不縈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中  
立而和出天德純而王道備矣記主客之題名曰時  
無動靜學亦無動靜疲神外驚汲汲焉以求可求成  
是用智者也凝神內照而脫略於人倫庶物是自私  
者也戒謹恐懼無繁簡無內外無須臾之離以求復  
其性是去智與私而大公順應者也其赴南考功也  
予時督學江西延公於貢院公爲予誨諸生曰後世  
講學率自習染之後言之故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學

而不察夫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習聞良知  
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任  
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證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  
其害道均也善學者必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  
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纔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  
一派源流及公自南雍歸士不遠數千里相率就公  
以學遊觀所至戶外之屨常滿公亦忻然與之辨義  
利析真僞闡慥慥肫肫之義申志學集義之說揭司  
儀之箴示學聖之要嚴講說聞見思索之戒推自卑  
自邇之可以光四表通神明抑虛談虛見之未可以

爲知德凡爲會七十餘大會十答問訓迪疊疊不勸  
而其大指則惟在戒謹恐懼以致其良知至其謂世  
之豪傑孰不欲位育之運諸掌也而欠却中和孰不  
欲中和之體諸躬也而欠却戒懼聞見日博測度日  
巧摹擬日精至簪日遠與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時措於子臣弟友期相顧而慥慥是聖門規矩彀率  
者其言允簡明警切故聞者莫不悚然興起隨其質  
之高下功之疎密各有所得以成其身羅文恭公稱  
公以爲能守其師傳而不疑能述其師之說而不雜  
君子曰此天下之公言也公爲人內剛外和色溫言

厲長善救失出於誠心義所必行利害毀譽莫能搖  
奪在嘉靖初其學已信於人田夫市儈時其講說趨  
而聽之惟恐或後識者謂公大用卽古風動之化殆  
可庶幾顧公仕于朝嘗顯矣而以直言勁節屢進屢  
躋竟不克一覩其道之行夫豈非斯世斯民之不幸  
歟初公以編修從陽明先生平寧庶人之亂加俸一  
級及大禮議起與涇野呂公先後上疏下詔獄謫判  
廣德州久之遷南京主客郎轉考功郎

世宗皇帝將建儲以當事者所選官僚多出貨來不  
足備輔翼改命太宰松臯許公於是許公盡引一

時之譽望而公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  
當事者以爲非已出不悅也會公偕涇厓霍公上聖  
功圖小人相與構之禍幾不測賴涇厓故有寵得已  
然公亦緣是見目爲迂南學士缺因以爲太常寺少  
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南祭酒

九廟災公上疏自陳中引天人感應等語冀有所感  
動小人又因以爲讒詔閒住其居家察民所不便  
言諸有司去苛役與其賦之不平者繕橋梁廣陂堰  
翔義倉恤災拯饑汲汲若不足事皆可書然予以爲  
自孔孟沒正學不傳陽明先生出始一祛卑陋支離

之弊而學者乃或失其宗旨競談玄虛而忘實踐便  
於無所拘檢而以戒懼爲窒於自然非公力排遏之  
其風靡波蕩不入於王何之爲不止故公於斯道立  
坊樹準有大功焉公之爲洗馬予實與同召及居京  
師予又從文恭諸君子日侍公予憂歸而公謫其後  
予濫竿內閣公賜之書惓惓以用易爲教及予幸秉  
政方擬薦公未數月而公遽卒

今皇帝卽位褒錄諸賢詔贈公禮部右侍郎諡文  
莊予始獲以職事少見意於誥詞則今著公功之  
大者以銘於碑固予責也昔公序陽明先生集謂時

有稱先生之文章政事氣節勳業而獨病其講學以爲去此則爲全人者先生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是全人今予銘公略於其四而於講學獨詳其亦公之意也夫公生于弘治辛亥二月一日卒于嘉靖壬戌十一月十日享年七十二後三年甲子閏二月甲申葬白竹陂之原又後二年邑人士祠公學宮之左與其生祠之在廣德者皆以春秋薦俎豆焉曾祖諱仕魯祖諱思傑考諱賢舉弘治丙辰進士仕至按察僉事元配王氏封宜人贈恭人生子三義嘉靖癸卯貢士順天府通判美辛酉貢士善丙辰進士山東提學副使繼李氏封恭人生子二養蓋女三長嫁太學生同邑劉紹藩次嫁廬俊楊應禎幼受萬安朱維京聘孫男十德源德潛俱邑庠生德涵戊午貢士德溥邑庠生德溫德治德泳德濟德洙德澡孫女十曾孫男女十五詳見賀子世采等所輯公行實中銘曰

維古明道必資於言洙泗以降其言日繁道以言明亦以言晦玄虛眇微皆道之累昔在紹興發明良知格物慎獨惟以致知聽謬傳訛異說則起窮高極幽而遺踐履士樂其便或眩其奇謹歟奔走公用嘆咨

闡我道真闢彼淫詖曰惟戒懼知乃可致去爾測度  
黜爾見聞翼翼兢兢以事天君庸德庸言慥慥篤實  
是謂聖門規矩彀率士乃恍然如客得歸持循據守  
道以不違猗嗟正學紹興始倡幾晦而明惟公是仗  
公於斯道其功實弘乃其緒餘世已競稱我揭斯銘  
公之神道後有作者尚其來倣

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翌齋衷公暨配封  
恭人王氏合塋之碑

河南提學副使南昌衷君以萬曆 年 月 日奉  
其父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翌齋公母封恭人王氏

世經堂集

卷九

五

合塋于 之原謂予素同志且松人也以劉侍御

曰睿萬學憲廷言狀屬予銘于其碑予爲合二狀序  
次之曰衷之先君邵武水北橋而哀姓唐叅知政事  
景元官豫章因家南昌之沙埠潭其後檢校禮部尚  
書愉從賜姓爲衷而子孫之居沙埠者里人猶謂之  
衷坊故學憲自祖考以上皆哀姓嘉靖己未學憲舉  
進士請于朝 詔還爲衷云衷氏自居沙埠至學憲  
十八世矣皆能守其家法學憲曾大父曰光照大父  
曰正民父曰中憲公胤正民爲郡庠生有文章名宜  
達而不及顯中憲長身美髭髯偉然丈夫也而又不

遇蓋積之久始於學憲發焉中憲之貧也至無以爲  
養配王恭人時時脫簪珥資之嘗歆遊學池陽寧武  
間計未能即返數睨大恭人而不言太恭人曰得無  
內顧乎子行矣是固在我盡出其裝具日市甘旨進  
之即家人不知中憲之遠遊也中憲有姊孀居而貧  
使太恭人迎歸養之又使育其女及笄而嫁衣被奩  
篋皆如中憲意所欲出時稱子若婦之能順其親者  
莫不曰袁氏袁氏中憲性豪當其少時謂科第可立  
取其及屢誦場屋遂絕意仕進而篤志聖賢之學名  
其齋曰翌歛容危坐讀書其中慨然思親所謂源頭

世經堂集

卷十九

五

活水者然其脩諸身教語弟子則惟以忠孝儉約爲  
先凡高虛恠奇之談不道也學憲旣舉進士手爲書  
戒以毋迓貴要官刑曹又戒以母作喜怒倚法以行  
私及寢疾太恭人問所欲語學憲者讀書做好人三  
字而卒太恭人故嘗通論語孝經能以正最學憲其  
從學憲於松顧其室蕭然也喜曰兒能是是無負若  
父之教矣學憲每外出太恭人爲扃門戶雖夜分未  
始以假人學憲官河南而時有令繩諸生嚴太恭人  
語之曰

聖天子之意在長善而救失非欲多黜落也學憲拜

受命行縣所至獨去其太甚者中州人相與謂學憲  
真吾師而德太恭人爲慈母

天子亦聞而嘉之盖立法行法寬急各有所宜而知  
者鮮矣中憲與太恭人同生弘治丁巳中憲孤懸於  
十月一日卒以嘉靖甲子閏二月三日壽六十八太  
恭人悅設于七月三日卒以萬曆三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壽七十九子二人長廸吉早卒次貞吉是爲學  
憲當嘉隆之間天下士率喜言學而文選郎胡君汝  
桂號能知人予嘗問士之名實俱者首以學憲對予  
因請以守松未幾予罷歸親見學憲之爲政廉惠端  
雅思納之道化而巡撫大吏則務以怵示民民習獮  
悍詐欺往往聚而謀亂幸猶曰有賢守在變不果作  
居三年以治松之績得贈封其父母會商人專政惡  
縉紳之議已凡誦法孔子者一切詆爲僞學徙陝西  
行太僕少卿

今皇帝即位始用公議以有督學河南之命然同

時斥逐諸賢或遂淪落以死或竟老于山林者指固  
不勝屈矣孫男四長時立縣庠生次時彥時章時奇  
章側室出孫女三長適舉人新建方君子某次適太  
僕少卿淮賢李公子某季未字銘曰

裏自閩徙沙埠之濱傳世十八實多今人中憲順親  
赫著孝德又尼弗施以豐其積學憲繼興乃翔天衢  
政爲循吏學爲醇儒惟積彌豐其發彌大趾美考祥  
要在弗懈合塋而吉百祿其道我銘于碑以贊德脩

